

#817.2
46

愛爾蘭信

言文對照
新式標點

愛的書信

養花軒主編輯

福慧雙修室主譯文

●海上名妓李萍香致方世慰書

按李爲雲間角里人，父歿蜀之涪陵任所，輾轉流離，遂墮平康；貌僅中姿，而詩才清絕，有天韻閣詩集行世。時世慰方駐兵高麗，以事返國，偶來滬上。某太史爲之洗塵，宴於李寓，世慰見之喜，撰作已有，且有量珠之議。不旬日，揮金萬鎰而去。迨還高麗，久無消息，李馳書催促，不報。此書未含怨意，或爲前數通之一耳。現爲曾任方幕，吾越婁仲韓前輩所藏。民五春，方氏猶遺某顯者至婁宅坐索，婁笑却之，予因得見。

團團者非月也耶？曾幾何時而圓者缺矣！燦燦者非花也耶？曾幾何時而開者謝矣！蓋世英雄，絕代美人，曾幾何時而壯者弱少者衰矣！高莫如天而天荒，廣莫如地而地老，深莫如海而海枯，堅莫如石而石爛，況某之一襲臭皮囊，烏能與此稍縱即逝之世界長相生存乎？某自有知之日，卽對此可

海上名妓李萍香致方世慰書

缺之月，可謝之花，可弱可衰之英雄美人，甚而可荒之天，可老之地，可枯之海，可爛之石，靡不效杞人而慙焉憂之。蓋人生處世上，壽不過期頤，僅閱此區區之數十寒燠，爲時豈非最暫；而爲女子者，尤暫而爲風塵中之女子者，其暫益莫待論矣！若不於此暫境之中，速擇一容身之所，甯不癡乎？

嘗讀西廂，「願天下有情人，都成眷屬」一語，不禁有時而喜，有時而

悲。我生不辰，執此賤業，初以爲墮溷之花，經霜之葉，永無重返華林，再上高樹之望矣。言念及此，喜爲悲逐。不圖天假之緣，君來顧我，尊酒之間，笑談之際，相見恨晚。卽夕許爲知心，枕畔溫存，衾底繾綣，譽之似玉，誇之如蘭，癡心沈醉，竟體爲酥。返衷自問，悲又爲喜逐矣！惜乎相敘未久，忽唱驪歌，心慌意亂，莫可安排，萬緒千絲，無從料量。君將行之夕，強笑爲之整裝；彼時不敢牽衣弄帶，呈兒女之態者，滿意此別暫而不永也。君臨歧之日，忍淚爲之祖餞；

彼時不敢怨水愁山，作別離之語者，亦滿意此行去而卽來也。豈期今已三度蟾圓，未獲一通華翰。至是，與日俱積之相思，與時並進之盼望，始覺泣然涕愴然淚矣。丁此之時，猶能鼓勇作自慰語曰：『大丈夫有志四方，』君當戎馬倥傯，軍書旁午之候，必引李藥師之豪語曰：『以功名取富貴，時不我待，小女子之離情別意，收拾須臾可耳。』某亦知君之他日圖容閣上，標名簡中，爲妾媵者，與有榮焉。斯時復又轉一語曰：『君情人也，國事固足爲重，閨情未必契置，魚游有腹，雁飛有足，行人回書，已在途矣。』思瀾既定，靜以俟之。此書計達左右時，某或已先覩君之手澤也。

惟際此霜高風勁，寒逼靴刀，出國門一步，卽屬異域，況無兇戰危耶！君尤須自謹自慎，知彼知之，胆欲其大，心欲其細，亦如錦帳疊兵，駕帷殲敵之一役，某乃無憂矣。恐君或忘，覲顏陳之，旁敲側擊，不致圍在垓心也。由淺入

深，不致孤軍無援也；左衝右突，不致有往不利也；輕重疾徐，不致浪費兵力也；進銳退速，不致爲敵所乘也；擒賊擒王，不致勞而無功也；某甚望前敵之倭奴，亦若某之俯首貼服，生生世世而有城下之盟，作君敗軍之將，並甚望君之紅旗報捷，卽日凱旋，復與某來重整旗鼓也。愚者一得，未知君意然乎否耶？辭近於謔，宥之宥之！恩勸數行，言不盡意。

在天上團團掛着的不是月兒麼？會過得幾多時日啊，而圓滿的又缺去了！在地上燦燦開着的不是花兒麼？會過得幾多時日啊，而開放的又謝去了！那些蓋世英雄，絕代美人啊，會過得幾多月日？而壯健的變衰弱了，少年的變白髮了！高是比天要高，也沒有，但是天有荒的時候；廣是比地要廣，也沒有，但是地有老的時候；深是比海要深，也沒有，但是海有乾的時候；硬是比石要硬，也沒有了，但是石有爛的時候；況且我的一張臭皮囊，怎麼能和稍縱即逝的世界永遠跟着生存下去呢？我自從有了知覺的一天，就對這可缺的月兒，可謝的花兒，可弱可衰的英雄美人，甚而至於可荒的天，可老的地，可乾的海，可爛的石，沒有一樁不是像杞人憂天般的

在擔心。因爲一個人生在世界裏，活到壽最長的，也不過一百歲，僅僅過了這區區的幾十年，這時日豈不是最暫時的嗎？而做女子的人尤其覺得暫時；而流落於妓院的女子所感覺的暫時，更不必說了。倘使一個人不在這暫時的境地中，速去揀選一個容身的地方，難道不是呆了嗎？

我有時讀到西廂裏「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」一句，不禁教我忽爾歡喜，忽爾悲哀。我的命運不好啊！做這樣下賤的事情。當初我以為像我是落在陰溝裡的花片，受過霜打的葉子，永遠沒有再美麗地生在枝頭，再高高地生在樹上的希望了。每會一談想到這點，喜歡的情緒便給悲哀掩滅了。不料上帝賜給我的緣分，得着你來看顧我，在飲酒的時候，在談笑的時候，真相見恨晚了。就在當天夜裡允許你是我最要好的人，在枕邊的溫存，在被底的纏綿，你比喻我真有像玉一般的白肉，像蘭一般的口香，癡心的我沉醉了，全身的筋絡都疎懈了。這時我返心自問，悲哀的情緒又給歡喜掩滅了。可憐啊！我們相識得不久，忽然又分別了。當分別的時候啊，我心慌意亂，不知怎樣的安排！像絲麻般的思緒，也無從料理。你將行的一天夜裏，我勉強裝着笑形爲你整行李。那時我不敢牽衣弄帶，做出兒女的形態，滿想這是暫時的分別，不是永久的。你臨行的一天，我忍着淚兒給你餞行，那時我不敢怨山愁水的說出別離時的言語來的，也是

滿想這次你就要回來的。誰料到現在已經三個月過去了，未曾得到你一封信。到這地步，我和日子同時積下來的相思，和日子同時進行的盼望，才始覺得要悲哀地哭了，要淒涼地流淚了。在這時候，我還能鼓勇作自慰的話道：『他是大丈夫，有志在四方。』想你在戎馬倥傯，軍事忙碌的時候，必定也要引李樂師的豪語道：『以功名取富貴，時機是不可錯過的，小女子的離情別意，稍爲含忍一會兒便了。』我也明知道你將來在圖容閣上，標名於史簡中，做妻妾的，也是榮耀的；這時我又再轉一句話道：『你是有情的人啊！國家的事固然是很重要的，女兒之情你也未必會放棄；魚兒有腹，雁兒有足，都可寄信的，或者那個帶回信的人，已經在路上。』思潮既已平定了，那末靜靜地待着他吧。這封信帶到你面前的時候，或許我已經先看見你的信了。祇是在這霜高風勁，寒逼靴刀的時候，出了國門一步，就是外國了；況且兵兇戰危的事情，你格外要自謹自慎，知彼知己，膽量要牠大，心神要牠細。也好像我和你在床上開戰的時候一樣，你能像那次打敗我的情形一般去幹，那末我也不必擔憂了。恐怕你或許忘記了，我紅着面兒告訴你吧：向旁邊去攻擊，不會致於圍困在垓心裡；從淺處進入深處，不會致於孤軍無援；左衝右突，不會致於有往不利；輕重快慢，不會致於浪費兵力；進去要尖，退出要快，不會致於爲敵

人所乘機擒賊先擒王，不會致於勞而無功；我很希望前敵的倭奴，也像我對你一般的俯首貼服，生生世世有城下之盟，臨陣不敵而向你求和，做你的敗軍之將，並且很望你的紅旗報捷以後，當天就歸來，再和我來重振旗鼓開戰啊。這是我笨女人的一點意見，未知你的意思以爲是的麼？這些話有些近乎戲笑，望你原諒，望你原諒！忽忽地寫了這幾行，這些話還不能十分透明我胸裡的意思。

◎曹柄鈞致其妻楊若朱書

按曹任國務總理日，殫方盡力，震宋炫功；事敗後，方思以減口，曾薦一庖人予之，卒中毒而斃於津。此書爲其未貴時之作，有文無行，良可慨也！現存前任四川巡按使陳待叟家，聞某日商，願以三千金易之。陳氏子視作至寶，弗予。

僕固窶人，不作驅貧之賦，卿爲淑女，胡多嘆苦之文？室如懸磬，原難栽富貴之花；地僅立錐，豈易種平安之竹？今朝慘泣牛衣，或號枝頭窮鳥；異日榮膺象笏，休談河上枯魚。嗟來之食，應知其陋如何；飯後之鐘，未必一寒至。

此甕頭掃米，初非爲八口之家；衾角藏蘆，終不礙雙飛之事。倦尋醒睡之方，自有殘書千卷；飢覓充腸之策，何妨冷水一瓢。風雲月露，無勞挂杖之錢；花鳥魚蟲，莫費盈囊之物。武帝之錢朽貫，於今歸無何有之鄉；孟珠之金滿堂，到此剩安在哉之語。斜月森寒，空照狐居錢井；夕陽黯澹，徒聞蟬噪金溝。藩身潤屋，都爲話裏墟煙；珥筆垂瑋，莫不眼中泡影。惟能知命，養成杞梓之材；若識樂天，便是璠璣之器。老壽聰明，須具能消之福；寒酸夭折，原多可造之才。爭添錦上之花，炎涼世態；孰送雪中之炭，冷暖人情。墓外分羹，買臣早知今日；馬前潑水，朱氏悔不當初。

卿未適我時，誼屬通家，常覩曉日芙蓉之面，情殷世好，曾扶春風楊柳之腰；深宵對鏡，平分鳳嬾之酥；清晝凭欄，笑掃蛾眉之暈。波眉月靨，悔妃之明秀難描；露鬢風鬟，婕妤之溫好自裕。知琴咏雪，具曹大家之風品；畫彈碁，

奪左嬌女之雅。有時寄花牋而寫恨，書答秦嘉；有時託文錦以傳情，機成蘇蕙。有時江邨野岸，偕探雪後之梅；有時廢園荒蹊，共話雨前之茗。何嘗望南浦而傷懷，影能作伴；何嘗悵東門而欲涕，魂可相隨。何嘗厭殘春之瘦，其樂融融；何嘗怪涼夜之長，其情切切。於是千里姻緣，遂成三生好愛。

我既娶婦後，慚非繼謝，何來折角之巾；愧不如張，那乞採花之號。尙足自知，長裾廣袖，爭交瀛渚名流；不因人熱，散帽斜簪，竊慕蘭亭逸顏。豈知貂冠褊薄，仍眠鄭榻之氈；鼠穴緣深，祇擁袁門之雪。幸獲糟糠之婦，初未囊訴錢空；伉儷之人，更弗牀嗟金盡。棘雖在手，君子固窮；茅縱塞心，小人方病。斯時也，朝朝寒食，渾同巧燕雙棲；夜夜元宵，勿似雄狐獨宿。豈窗邊戲挽鳴蟬之髻，茱萸帳裏羞鬆墜馬之釵。已躍魚更，猶飲葡萄之酒；未成蝶夢，還薰松柏之香。茅屋無檐，也照溶溶之月；板牀有脚，偏來步步之春。衣難蔽體，何

如棄却爲佳；禪不遮膚，莫妙去之也可。覩覩爲誰？紅上桃花之臉，溫存在我，青舒柳葉之眉。出浴楊妃，北地胭脂減色；離魂倩女，南朝粉黛生愁。粉搓玉琢，溫馨似卓氏之軀，口潤脂濃，嬌滴如瓊姬之舌。薄薄羅衾，存諸足後；輕輕相枕，下至腰間；雪藕無根，偶到郎君之背；紅菱有種，偏上夫子之肩。今夕何夕？忻開並蒂之花，顛之倒之，喜作同心之結。蜨臥葵心，潮有信而未至；蜂藏蜜洞，水無聲而紛流。風能擺柳，旖旎青春；雪未飛花，綢繆白戰。小語求饒，今生不叛；鞠躬盡瘁，至死方甘。星眼朦朧，喘若馳回之汗馬；風情冷淡，畏如鬪敗之寒蛩。直待雨散雲收，人都似病；雖仍花香粉膩，體已如棉。鴛鴦之戲，方終；蝴蝶之夢，便熟。斯情斯景，曾幾何時？可嘆可憐，竟至此日！從茲抓破蓮花頰，左舍右隣，各避胭脂之虎；常呈獬豸色，張生魏熟，咸譏紅粉之狼。怨天尤人，頻作怒獅之吼；呼風叱雨，每效牝雞之鳴。慘曾埋婢，何處延療妒之醫！怒

則毀形，無非索休書之字。甚至榻上共臥之人，撻去始知是舅，牀前久繫之客，牽來已化爲羊。刻眉之忌，我見猶寒；掩鼻之讒，人何堪此？

當知情絲久締，曾勞月老之牽；破鏡難圓，莫忘古賢之訓。巧婦固難爲，無米之欣，英雄亦懼受一錢之逼。予倘不永，汝復何如？他時淚洒湘君之竹，化鶴已屬徒然；心傷杞婦之城，乘龍不過若爾。縱有青松之操，仍爲填海冤禽；苟無白璧之貞，更愧啼珠鮫妾。何不暫時忍苦茹辛，或賦春椒之頌，臥薪嘗胆，或作秋菊之銘，光爭萊婦，學香蘭醉草之吟，美媿鴻妻，矯彩鳳隨鴉之弊。況予頭角崢嶸，素有請纓之志；胸中錦繡，豈無題柱之能！他日也，富甲天下，財埒關中，火齊堆盤，珊瑚列庫，毫染爐香，畫眉兼而畫日，佩含玉潤，齊國必先齊家。衛王義重，梁紅玉有青史之名；司馬情深，卓文君無白頭之歎。

我固然是個窮人，但不肯把窮的意思帶在口邊的；你是個賢惠的女子，怎麼多有嘆苦的

文章呢？家裏空空的，原來是不易種植你這般富貴的花兒；社會上我沒有一點點立足地，怎能過得平安的日子呢？現在我和你過着慘泣牛衣的生活，或許是像樹枝上的一對窮鳥，將來我做起大官來了，也不必去談起從前的苦情啊！別人接濟我的東西，應該要明白牠是怎樣的卑鄙的；像從前王播的跟了僧衆吃飯，我現在總還算沒有窮到他一樣的地步。我既沒有八個人口的家，要到甕頭掃米的苦況；我也不會有衾角藏米，終而仍歸飛去的薄命現象發生。人疲倦了想打退睡魔的方法，自然有千卷舊書是我的朋友；肚子飢了想找點吃吃的東西，不妨以一瓢冷水潤潤我的嘴。天空的風呀！月呀！露呀！雲呀！我去賞鑒牠，牠不要我的金錢；自然界的花呀！鳥呀！蟲呀！魚呀！我可以領略牠的美，牠不要我一些食物。從前的武帝有萬貫的錢，到如今歸仍無何有的鄉裏去了；孟珠有滿堂的金子，到現在只剩一句安在哉的話兒了。陰寒的斜月，空照着狐狸住的錢井，黯澹的夕陽，祇聽得蟬兒對着金溝的噪叫。說甚麼滿身滿屋的金銀，這都是話裏的空事啊！說甚麼穿的用的都是寶貝，這沒有一件不是眼中的泡影啊！祇是能知天命的人是杞梓般有用的材料；若能識得這天然樂趣的人，便是璠璵般的寶物。一個人要想老壽聰明，必定要有能消受的福分；那些寒酸夭折的人，原來也多有可造就的天才。我貧落了，人們格

外說得我壞一點，這便是炎涼的世態啊！我凍死了，那一個人肯從雪中送炭來呢？這便是人情的冷暖啊！從前朱買臣的老婆和他墓前分羹的時候，因為是朱買臣窮了，但是朱買臣早已料到一天會做官發達的；到後他老婆朱氏現在想重歸買臣，買臣便倒了一桶水在地上叫她收起來，到此朱氏才覺悟悔不當初了。

你未曾嫁給我的時候，我和你有通家的戚誼，常常看見你像朝陽映芙蓉般的面兒；我又和你情愛深好，也曾經有一次扶着你像春風吹楊柳般的柔腰。深夜的時候對着鏡子，平分兩隻搖顫顫的鳳釵；白天的時候倚着欄杆，笑畫蛾眉一般的眉兒；你的水波一般的眼兒，和月亮一般的臉龐啊，是像梅妃般的明秀，正不容易描寫；你的像雲霧般的飄動的髮兒啊，是像婕妤般的溫好，還可以比她上。你又是知琴能咏的人，有從前曹大家一般的風韻；又會畫圖扎棋，遠過於左嬌女一般的文雅。有時寫了信寄給我，言詞中吐露恨的意思；有時寫信寄給我，滿紙是深情的活躍。有時在江村野岸的地方，和戒同賞雪後的梅花；有時在廢園荒徑的處所，和我共飲雨前的好茶。我們何曾像從前的人一樣，的望南浦而感着悲傷，我們仍是很好的伴侶啊！我們何曾像從前的人一樣的朝東門而想着流淚，我們仍是靈魂相依的男女啊！我何曾有過喜

新厭舊的心想說你瘦了而不親熱，我們仍是很快樂的啊！我們何曾感覺到涼夜的長，因為我們是情切切的不會感到寂寞的啊！於是千里的姻緣呀，便成爲三生的最好的愛人了。

我既經娶了你以後，我自己慚愧沒有才學，不會得過功名；自己慚愧相貌不好，不會得過人們稱贊。但是我還可以自己知足的，長衣大袖的樣子，去多交結些社會上有名的人物，我也是不慕甚麼虛榮的，散帽斜簪的浪漫，很願意有像從前蘭亭中一班文人的逸緻。那裏知道我的命運不好，仍舊是一個眠鄭楊之氈的窮人，窮魔和我太要好了，所以我也無法擺脫。幸喜得了一個糟糠的老婆，她本來也不向我要錢；成了夫婦的人，就是我和她同床，她也不厭我窮。但這樣難過的日子，固然是我窮的緣故；這憂鬱的生活，我知道一知半解的人正不以爲然呢。然而這時候：我們好似天天在寒食節，很要好的是一對應時的雙棲的燕子；又像夜夜是元宵，再也勿像那隻雄狐一樣的獨宿了！在那明亮的窗子邊，我給你戲挽鳴蟬之髻；在迷蒙的羅帳裏面，你羞答答的不肯應允我的請求。夜深了外面的更聲也响了，我和你還是在飲着甜密的葡萄酒；美酒；我倆未入夢的時候，我還是偷偷摸摸的聞你的香。小小沒有簷的茅屋啊，也照着溶溶地的月光；裝有木脚的板床啊，牠偏要搖搖地有節奏的響；在這當兒，上衣也無遮蔽身體的可

能了，爲甚麼不丟去了的呢？褲子也沒有遮蔽白肉的可能了，還不如扯去了的好。臉兒紅紅的，是那個？她紅得好似桃花啊！溫存體貼的是我啊！當時看你多麼快活，眉花眼笑的，可比是一個出浴的楊妃啊！北地的女子都要爲你減色；是一個教人落魂的情女啊！南方的女子都要爲你生愁。你是粉搓玉琢的，溫馨似文君一樣的肉身啊！你有口潤脂濃的，嬌滴似瓊姬一般的舌兒啊！我們把薄薄的羅被推在腳後，把輕輕的湘枕放在腰間；你的雪白而富肉膩的手臂啊，忽然搭到我的背上；你的紅菱一般而引動春心的小腳啊，偏偏攔在我的肩頭。這一夜是甚麼夜裏啊？歡喜地開着並頭的花兒；我們顛顛倒倒的啊，高興地打個同心的結。當我好似一隻蝴蝶臥在你的葵心裏的時候，你的水呀還沒有出來；我好似一個蜜蜂釘住了你的蜜洞的時候，你的水呀無聲而紛流；我好似春風啊，能夠教你的柳腰擺動，這真是有趣的少年時代。你在未上戰場啊，多麼的嘴強，說是預備要和我大戰一場；到後來啊，你輕輕地向我告饒，說是今生不叛，而且盡心極力，到死也甘願；那時你星眼朦朧的，好似從疆場跑回來的汗馬；風情也冷談了，好似剛纔圖敗的蟋蟀。直待到雨散雲收的罷戰了，我倆都像生病一樣的沒有氣力；雖然你仍舊是花香粉膩的人，但是你的身體已像棉花一般的軟了。剛做好鴛鴦的玩事，便立刻入了睡鄉。這

些情形，這些景象，曾過得多少時日？可嘆可憐啊，會至於現在這樣的地步！

啊啊！從此以後，你抓破了蓮花之頰，沒有廉恥了，左鄰右舍，都要避你這個胭脂之虎。你面腔上常常現在出種兇險的樣子，人們都要幾諷似的說：你是紅粉隊中的狼。你怨天尤人的啊，時時像怒獅一般的罵人；呼風叱雨的啊，常常如雌鷄一樣的哭叫。你做的可慘的事，一個婢女給你活活的弄死了，要我甚麼地方去請個醫你的妬心的郎中呢？你怒的時候，只把自己的身體胡亂的糟塌，無非是想和我離婚的意思啊。甚至於在榻上同臥的人呀，打去了纔知道是舅舅；床前纏纏的客人呀，牽來了已經變爲一隻羊了。這種惡狠的情形，我見了還是很寒心，這樣難受的境地，教別人怎麼能夠忍耐呢？

你應該要明白我的和你呀，是有過愛情的，也曾經過媒人的撮合的。破了的鏡子是難圖的，夫婦分散了是難結合的，這是從前傳下來的忠實的言語。聰明的女子固然不能沒有米而去煮飯，有用的人才也恐怕一個銅錢逼死了人；我若是不長壽而死了，想你要到怎樣的地步呢？到了那時，就是你哭得死去活來，無論你有甚麼的本領，也是徒然而沒用的了；就是你傷心得不可形容，也是不中用的事情啊！即使你有了很堅決的貞操，也是終不能填沒這冤恨的；飼